

學校編碼：10384

分類號_____密級_____

學 號：10220071152760

UDC_____

《五經文字》俗訛研究

廈門大學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五經文字》俗訛研究

A Researching on the Folk Chinese Charactors and ‘Error’ Chinese Charactors in <Wu Jing Wen Zi>

林鷺兵

林鷺兵

指導教師

曾良教授

指導教師姓名：曾良 教授

專 業 名 稱：漢語言文字學

論文提交日期：2010年4月

論文答辯日期：2010年 月

學位授予日期：2010年 月

廈門大學

答辯委員會主席：_____

評 閱 人：_____

2010年4月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馆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1. 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2. 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应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林鹭兵

2010年6月22日

內容摘要

《五經文字》是唐代張參編定的一部正字書。該書在正字的過程中，保留了大量的俗字，對後世關於唐代中期文字，特別是俗字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該書也對當前語言文字規範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導、借鑒的意義。

筆者通過定量分析，對其中俗字進行了一系列整理與分析，從而對《五經文字》的正字觀、俗字觀、選字標準有了基本的認定，並對其中的部分俗字進行了具體的分析和推演。根據研究的具體情況，筆者將本文分為緒論、《五經文字》俗訛字判定與比較、《五經文字》俗字成因與校勘、《五經文字》研究意義四個部分。其中第二三章為重點章節。在第二章中，筆者將《五經文字》中所反映出的張參等人的俗字觀進行了分析說明，並與《干祿字書》、《龍龕手鏡》這兩部字書的俗字觀進行了比較，從而證明了《五經文字》中的訛字大部分實為俗字。接着筆者將《五經文字》中俗字的成因，結合當前學界較為通行的觀點進行了分析，並舉出部分在字書記載中有異議的俗字進行具體考證，最後將這一系列俗字在實際校勘中的應用進行了舉例說明。

關鍵字：俗字、訛字、正字

Abstract

<Wu Jing Wen Zi> is a standard Chinese characters book, which was written by Zhangcan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book recorded lots of folk Chinese characters when it was compiled. And these characters are quite useful to the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of Tang Dynasty. What's more, this book will guide us to formulate the norm of nowadays Chinese characters.

I arranged and analysed the folk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is book by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from which I got the attitudes to the folk, error and standard Chinese characters of the book. And I analysed parts of the folk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book concretely. This paper includes exordium, the judgement of folk and error Chinese characters in <Wu Jing Wen Zi>, the cause of formation and calibration of those folk Chinese characters in <Wu Jing Wen Zi>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research to <Wu Jing Wen Zi>. The second and third part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In Chapter II I described the standard to the Chinese characters of this book, and compared to the <Gan Lu Zi Shu> and <Long Kan Shou Jing>, which proved that in the large part of 'error' Chinese characters are folk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n, in Chapter III I analysed the cause of formation of those folk Chinese characters in <Wu Jing Wen Zi>. And I analysed parts of the folk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book concretely. At last I enumerated the use in the calibration to ancient books.

Key words: folk Chinese character; 'error' Chinese character; standard Chinese character

目 錄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五经文字》及其研究综述	1
第二节 《五经文字》的正字觀	3
第二章 《五经文字》俗訛字判定與比較.....	8
第一节 《五经文字》中俗字的界定	8
第二节 《五经文字》、《干祿字書》和《龍龕手鏡》俗字觀比較	18
第三节 《五经文字》的“俗字”與“訛字”	21
第三章 《五经文字》俗字成因與校勘	23
第一节 《五经文字》俗字成因	23
第二节 《五经文字》中部分俗字小考	40
第三节 《五经文字》在校勘中的應用	45
第四章 《五经文字》研究意義	49
參考文獻.....	51
附 录.....	555
致 謝 語.....	78

Contents

Chapter 1 Introduction	1
1.1 <Wu Jing Wen Zi> and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this book.....	1
1.2 The attitude to the standard Chinese characters of <Wu Jing Wen Zi> .	3
Chapter 2 Judgement and Compare of the Folk and Error Chinese Characters in <Wu Jing Wen Zi>	8
2.1 Definition of the folk Chinese characters in <Wu Jing Wen Zi>	8
2.2 The attitude to the folk Chinese characters among <Wu Jing Wen Zi>, <Gan Lu Zi Shu> and <Long Kan Shou Jing>	18
2.3 The ‘folk’ and ‘error’ Chinese characters in <Wu Jing Wen Zi>.....	21
Chapter 3 Cause and Calibration of Those Folk Chinese Characters in <Wu Jing Wen Zi>	23
3.1 The cause of folk Chinese characters in <Wu Jing Wen Zi>	23
3.2 Textual research of parts of folk Chinese characters in <Wu Jing Wen Zi>.....	40
3.3 <Wu Jing Wen Zi> and the calibration.....	45
Chapter 4 the Significance of Research to <Wu Jing Wen Zi>	49
References	51
Appendices	55
Acknowledgements	78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五经文字》及其研究综述

一、《五經文字》總體概述

《五經文字》是唐代中期，由名儒張參編定的一部正字書。唐大曆十年六月，張參奉詔校勘五經文字，並且書於太學屋壁。隨後又收集疑文互體，根據漢熹平石經和《說文解字》、《字林》、《經典釋文》等經典，收經傳文字三千二百餘，依據偏旁部首排列，凡一百六十部，分為三卷。所收文字除見於《易》、《書》、《詩》、《禮》、《春秋》五經之外，也兼收《論語》、《爾雅》中的字。對大部分的字加注讀音，而以注反切為主，兼注直音，所注反切多與《字林》音相合。原書最初書於太學屋壁，後來改為木版。唐文宗間刻“開成石經”，附於九經之後。從而確立了其正字書的官方地位。因此，該書在唐代，乃至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於士人的學習和書寫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清代《後知不足齋叢書》從唐石本覆刻，字大清晰，最佳。因此筆者在選擇文本的時候，也是經過篩選，專門選擇了“開成石經”上的版本^①，並以清代《後知不足齋叢書》覆刻版本和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的文淵閣四庫全書中的《五經文字》作為參照，力求準確明晰。

那麼，接下來探討一下張參編寫《五經文字》的原因。在經歷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戰亂與割據之後，又由於文字俗體的盛行，文字方面產生了“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②的狀況。秦時的文字統一被打破，異體、別體日漸增多，甚至連經典文字都失去了統一的規範。這對士人學習經典，國家頒布政令，人民日常生活，等等，都產生了一定的不便。因此，文字的統一和辨正迫在眉睫。而唐朝作為一個相對安定、統一的朝代，政令通達，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也具有了正字的條件。在主客觀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唐朝統治者鼓勵士人對文字進行統一規範。於是出現了一系列正字書，如顏元孫的《干祿字書》、歐陽融

^① 《景刊唐開成石經》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影印，第2725—2813頁。

^② 《魏書·江式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963頁。

的《經典分毫正字》、唐玄宗的《開元文字音義》、張參的《五經文字》、唐玄度的《新加九經字樣》等等。其中，顏元孫的《干祿字書》、張參的《五經文字》和唐玄度的《新加九經字樣》保存較為完整。因此，對這三部字書的研究也較多。

二、《五經文字》研究狀況綜述

根據筆者對《五經文字》相關研究資料的整理和分析發現：當今學界對《五經文字》的研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文字方面，二是音韻方面。

在文字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1、對《五經文字》進行勘補的，也是較早的關於《五經文字》的作品，如唐玄度的《新加九經字樣》，清孔繼涵的《〈五經文字〉疑一卷》，似乎對《五經文字》進行勘補的作品都是較早期產生的，此後就只有研究沒有增補了；2、對《五經文字》進行整體評價的，有魏勳的《張參的〈五經文字〉》，該文分別對《五經文字》的編著、對文字形音義的辯析、編排體例，以及歷史作用和局限進行了分析研究，此外，錢劍夫在其《中國古代字典辭典概論》中亦有專項對其進行論述，主要是分析了《五經文字》的六大特點、不足之處和版本問題；3、考察《五經文字》中的俗字的，有何繼軍的《唐代“三書”俗字研究》，以及何繼軍在上海師範大學讀博時，與詹言一起經過改進後的《唐代“三書”俗字的諸種種類》，這兩部作品對於《五經文字》的考察主要就是將其訛字直接定位為俗字，並且與《干祿字書》、《新加九經字樣》中的俗字一起進行分類；4、從《五經文字》考察張參的正字觀，如趙海燕的《〈五經文字〉的正字觀及其現實意義》，此外，陸錫興的《唐代的文字規範和楷體正字的形成》，施安昌的《唐代正字考》，以及李海霞、何寧的《唐代的正字運動》等文章中，也涉及到一部分相關內容；5、還有將《五經文字》與其他字書進行比較的，如唐娟的《〈干祿字書〉與〈五經文字〉異同比較》，此外施安昌的《唐代正字考》也通過定量統計的方法，對二者進行比較。在音韻方面的相關研究主要有邵榮芬的《〈五經文字〉的直音和反切》，石磊的《〈五經文字〉注音反映的中唐語音現象》。這兩部作品都是根據《五經文字》中的注音來對唐時語音進行分析和討論的。

從筆者對上述資料的整理分析中發現，尚有一些地方待研究：1、《五經文字》中的訛字問題。究竟那幾百個訛字是否皆為俗字，不應一概而論，而應該有證有

據。這一點可以結合敦煌文獻、唐代石經、碑刻等進行研究。2、《五經文字》的正字標準是什麼，以及這個標準是否合理，有什麼樣的意義。這個問題似乎眾說紛紜。有人認為過於嚴苛，不及《干祿字書》之兼收並蓄有利於文字的發展。又有人認為，既然是正字書，而且還是“五經”的正字書，那麼就必須嚴格地按照古書來寫，收俗字訛字是不合理的。那麼，究竟《五經文字》的正字標準是否合理，我們還應該進行客觀具體的討論。3、《五經文字》中易混字的辨析。《五經文字》中有許多並列的字，一部分是異體字，由於不同的經典有不同的寫法，所以共收。但又有另一部分是屬於異形異義或是形近異義的，卻被收入，並且進行辨析，這說明在當時，這些字易被混用。那麼這些字混用的情況及原因究竟為何？也值得考查。4、《五經文字》的歷史地位問題。作為唐代“三書”之一，《五經文字》在正字學上的地位不容忽視。

綜合上述的分析與探討，筆者認為，《五經文字》具有較高的可研究性，並且希望在研究中可以解決上述的問題，同時使自己的學術能力得到進一步的提高。

第二節 《五經文字》的正字觀

一、《五經文字》的正字標準

《五經文字》作為一本正字書，其寫作目的和起因皆是為了正字，這在該書的序言中就已經明確地提到了：“然以經典之文，六十餘萬。既字帶惑體，音非一讀。學者傳授，義有所存。離之若有失，合之則難並。至當之餘，但朱發其傍而已。”（P4）^①由於當時字體混亂，異體疊出，嚴重影響了文字的使用和人民的生活，因此，張參就“命孝廉生顏傳經收集疑文互體，受法師儒以為定例。”

（P4）這些字的選擇主要是有以下幾條標準：

1、“《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P5）首先是以《說文》為標準，選擇《說文》收錄的字為正字。如：“桃桃，上《說文》，下《石經》，凡字從兆者皆放此”（P2）。“指指，上《說文》，下‘石經’。”（P5）“督督，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P17）“贊贊，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

^① 以下不標出處，僅標頁碼者皆出自《五經文字》，《叢書集成初編》本。

凡鄴、績之類皆從贊。”(P19) 從這個標準可以看出,《說文》在唐代的文字學界已經具有了不可以動搖的歷史地位,甚至超越了儒家經典,成為正字第一標準。

2、“有不備者,求之《字林》。”(P5) 有一些字《說文》漏收的,則參考《字林》進行收錄。如:“拖,弋支反,棺也。《字林》又為拖架也。經典多以拖字為之。”(P3) “𣪠,二同,火于反,上《字林》,下經典相承隸省,用下字見《詩》、《禮》。”(P16) “𣪠,側留反,《字林》又有作鄴者。”(P44) “準,從水傍隹,《字林》作准,平也。”(P58) 唐代以《說文》、《字林》並重,以之考取書學博士。可見《字林》的重要性,只是該書在宋末後即亡逸,令人十分遺憾。而《五經文字》中的一些記錄卻給我們研究《字林》提供了一些線索。

3、“其或古體難明,眾情驚懵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為助。”如果《說文》和《字林》都沒有收錄的,則根據“石經”來進行判斷。如:“牆牆,上《說文》,下‘石經’。”(P9) “粲粲,上《說文》,下‘石經’,從𠂔者訛。”(P10) “得得,上《說文》,下‘石經’。”(P12) “𠂔部,戈忍反,長行也。《說文》從彳,引之。今依‘石經’作𠂔。”(P13) 但事實上,《石經》也並不完整,這裡的“‘石經’是指漢‘熹平石經’和魏正始‘三體石經’,唐時也都毀而不全了。”^①因此,才有了下面的第四個標準。

4、“‘石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也。”如果連“石經”中都找不到這個字的話,那就根據當時流行通用,且比較正規的經典文獻為作為標準,也就是書中的“經典相承隸省”或者是引用其他經典文獻。如:“桺柳,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P3) “檠穀,木名,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便移木在左,非禾字也。”(P4) “泉,從台從水,水音匹刃反,今唯泉字從水。經典久相承從木,今故移就木部後,以明不從木也。”(P5) “掀,火斤反,又許言反,舉也,見《春秋傳》。”(P6) “捎,山交反,取也,見《周禮》,枝梢字,從木。”(P8) 文中的“‘經典’是指‘石經’之外歷代傳抄下來的比較可靠的本子。《釋文》是即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三十卷。”^②

而筆者對《五經文字》中實際引用的參考文獻進行了統計,一共有 18 種。這些文獻具體包括:《說文》、《石經》、《詩注》、《詩經》、《禮記》、《考工記》、《周

① 施安昌《唐代正字學考》,參《故宮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03期,第77-84頁。

② 施安昌《唐代正字學考》,參《故宮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03期,第77-84頁。

禮》、《春秋傳》、《夏書》、《商書》、《論語》、《虞書注》、《字林》、《禮記注》、《周禮注》、《禮經》、《魯頌》。從這些書目可以看出，張參所選用的參考資料，基本上包括了各大經典著作，足見其“正字”的決心。

張參等人就是根據這幾條標準和這十餘種文獻逐一對當世的文字進行考察，合乎者即為正字，予以收錄，不合者，則為訛字，或指出，或根本不予收錄。總體而言，張參等人的正字標準是比較嚴格的，而在選字上也將這一標準貫徹始終，這也是部分後世人認為其觀點過於嚴苛的原因。

二、《五經文字》正字觀及與《干祿字書》的比較

從上文的正字標準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五經文字》的正字觀實際上就是：嚴格地按照經典通行的文字來選擇，只有符合四大標準的字方為正字，其餘皆以“訛字”論。如：

攝，作攝訛。(P6)

彷徨，上音旁，下音皇，見《詩》，作彷徨者訛。(P12)

諫，從東者訛。(P41)

滿，作滿訛。(P57)

……

由此可見，《五經文字》的正字標準較為嚴苛。

與之相對，《干祿字書》則是把文字分為“正、通、俗”三體，並對其使用範圍進行了劃分。顏元孫在序言中指出：

“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卷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儻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牋啟、尺牘、判狀，固免詆訶。若須作文言及選曹銓試，兼擇正體用之尤佳。”“所謂正者，並有憑據。可以施著文章、對策、碑碣，將為允當。進士考試理宜必遵正體，明經對策貴合經注本文，碑書多作八分任別詢舊則。”^①在書中對具體的字也主要以“正、通、俗”三體來說明，如：

狀扶，上俗下正。^②

① 顏元孫《干祿字書》，《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25年印，第3頁。

② 顏元孫《干祿字書》，《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25年印，第7頁。

刪刪關關攀攀，並上俗下正。^①

章章羗羗糧糧，並上通下正。^②

言旨旨，上中通下正。^③

断断断，上俗中通下正。^④

……

以下是施安昌《唐代正字學考》中《五經文字》和《干祿字書》正俗字比較的表格：

表 1: 《干祿字書》和《五經文字》比較、統計簡表^⑤

		平聲	上聲	去聲	入聲	共計	百分比
	可比較組	115	46	77	38	276	
正字	合《說文》字	90	41	68	37	236	82.2%
	合石經字	2	1	1		4	1.3%
	經典相承字	12		8	4	24	8.3%
	訛字	5	4			9	3.1%
	其它	6	4	2	2	14	4.8%
通體	合《說文》字		1	2		3	2.2%
	合石經字	3	3		1	7	5.3%
	經典相承字	8	6	6	2	22	16.7%
	訛字	40	12	16	8	76	58%
	其它	5	8	3	7	23	17.5%
俗體	合《說文》字	1				1	0.8%
	合石經字		1			1	0.8%
	經典相承字				2	2	1.6%
	訛字	39	12	20	6	77	62%
	其它	12	7	18	6	43	34.6%

① 顏元孫《干祿字書》，《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 25 年印，第 10 頁。

② 顏元孫《干祿字書》，《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 25 年印，第 13 頁。

③ 顏元孫《干祿字書》，《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 25 年印，第 16 頁。

④ 顏元孫《干祿字書》，《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 25 年印，第 18 頁。

⑤ 施安昌《唐代正字學考》，參《故宮博物院院刊》，1982 年第 03 期，第 77-84 頁。

從施安昌《唐代正字學考》提供的表格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出，《五經文字》的正字和《干祿字書》的正字絕大部分相合，《干祿字書》中大部分的通體和《五經文字》中相應字組的訛字相合，小部分通體與《五經文字》中的經典相承者相合，而《干祿字書》的大部分俗體與《五經文字》中相應字組的訛字相合。正字基本相合，而不合的是通、俗體。由此可見，張參與顏元孫正字觀的不同之處正在於對通、俗體字的態度。張參基本上並不認可通俗體的存在，只要不是正字，就是訛字。而顏元孫則較為寬容，在正體之外，還接受俗體和通體的存在，並為它們的使用劃分了界限。

事實上，顏元孫“正字”的目的與張參是一樣的，都是為了能夠更好地限制異體字，從而更好地規範文字系統。他們都認為只有“正字”才可以在正規場合使用，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異體字的使用。同時，不論是通、俗體字還是訛字，它們的指出和限定，事實上都大大縮小了文字的使用。因為我們知道，當時存在的通、俗字或“訛字”又何止是二者書中所列。它們被列舉出來，就說明作者承認了它們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就限制了另外一大部分沒有被在書中列出的文字的生存。從而很好地限制了異體字的產生和發展，對文字規範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正是由於相同的目的，使兩人的作品在內容上雖有差異，但實際卻殊途同歸，起到了相同的作用。因此，僅僅從方法上來評定二者孰優孰劣，是不夠深入且不正確的。只有真正認識到二者具有相同的最終作用，我們才能對二者進行正確的評價。作為兩本在當時和後世都具有深遠影響的正字書，無論是《五經文字》還是《干祿字書》都具有不可磨滅的意義，都是無可取代的。

第二章 《五經文字》俗訛字判定與比較

第一節 《五經文字》中俗字的界定

我們都知道“俗字”是與“正字”相對的一個概念。然而，究竟何為俗字，並不是每個人都能說清楚的。而且對於俗字的界定，學界也有不少不同的看法。事實上，俗字是伴隨着漢字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發展的，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俗字。張涌泉先生在其《敦煌俗字研究》中對俗字有以下的界定：“漢字史上各個時期與正字相對而言的主要流行於民間的通俗字體稱為俗字。”從這句話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1、俗字與正字相對；2、俗字的存在有時間的限制，相對應於不同的時期，可能會有不同的俗字；3、俗字雖非正字，但卻須被民間主流所接受，不是隨便一個人可以創造出來的。

根據俗字以上三個方面的特點來對《五經文字》中的所謂“訛字”進行分析我們發現：

- 1、每個“訛字”都有自己相對應的正字。
- 2、這些“訛字”都存在於張參的時代，也就是唐代中期。
- 3、這些“訛字”是張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集疑文互體”（P4）所得。既是“收集”，那麼就不是個人創造，而是當時民間比較流行的文字。

《五經文字》中，張參所認定的“訛字”共有 275 個之多。這些“訛字”在書中主要以以下幾種形式出現：“從……者訛”、“作……者訛”、“俗作……訛”、“作……訛”、“加……者非”、“或以……為此字訛”、“相承以……為……者訛”、“從……訛”、“從……者皆訛”、“古人字作……者非”、“以……為……者非”、“或……從……訛”、“俗作……，非也”、“或作……訛”、“或為……字非”、“……者非”。主要是有“訛”或“非”字出現在注釋中的，都可以認定為《五經文字》中的“訛字”。但事實上，這些“訛字”大部分都是俗字，甚至有一些字在後世以至於今天被人們廣泛使用，成為了正字。諸如：

挾：作挾訛。（P6）

筍，先尹反，俗作筍訛。(P30)

恥，從止訛。(P35)

繼，音計，從繼，反絕為繼，俗作繼非。(P60)

妬：丁故反，作妒者非。(P65)

……

“挾”、“筍”、“恥”、“繼”、“妒”這些字在當今，就是作為正字而被我們廣泛認同，甚至收入字典的。而

桑：臬，作臬訛。(P4)

招：招，作招訛。(P6)

蔓：募，作募者訛。(P26)

……

“臬”、“招”、“募”這些字則被後世認定為俗字。

綜上，根據俗字的三個特點，我們基本可以認定，張參《五經文字》中的“訛字”有很大一部份是俗字。

《五經文字》雖將許多俗字誤判為“訛字”，但卻保存了許多唐代中期社會所使用的俗字，給我們研究當時俗字的使用情況，及漢語俗字演變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筆者接下來將就《五經文字》中所保留的俗字進行探討和研究。僅僅根據三個特點，並不能很肯定地說《五經文字》中的“訛字”就是俗字。因此，筆者查閱了大量資料，找到各種例證，用於證明這些“訛字”是俗字。如：

垂——垂 “垂，作垂者訛。”(P47)《五經文字》認為“垂”是訛字，但事實上它也應該是俗字，我們常在歷代文獻中見到它，如：敦煌卷子斯 1057《失名道經》：“故‘天秉陽垂日星’者，以此論天德，言天秉持陽氣，垂懸日星，以施生照臨於下。”^①斯 1183《太平興國九年(984)某月廿八日[沙州]三界寺授八戒牒》：“牒得前件弟子，白月垂光，入譚而是幻。紅蓮出水，悟生死之無餘。”^②斯 1380《應機抄上？下卷》：“又云：逸足難相，騏驥所以垂於鹽車。逸士難成，韓信所以困辱於跨下。”^③這幾個文例中的“垂”字我們也不難根據上下文來判定就是“垂”字。在對歷代字書資料的整理分析過程中，筆者發現，

① 《英藏敦煌文獻》第二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222頁。

② 《英藏敦煌文獻》第二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254頁。

③ 《英藏敦煌文獻》第二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285頁。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廈門大學博碩